



天台山散记

张明辉/文

与景凯旋先生有过几面之缘，算是熟悉。景先生年逾六旬，谦和，人也宽厚。他是古代文学博士，南京大学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，著有《唐代文学考论》《在经验与超验之间》等。2021年11月，景先生的专著《再见那闪耀的群星——唐诗二十家》出版，我从网上订购了一本翻阅，他说，诗歌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，自我意识总是要成熟；又像是社会的演进，思维模式会越来越理性。我深以为然。

八月初的一个傍晚，周渔隐和我去雁荡山动车站接景先生。他从南京来，中途转车，长途劳顿，看上去略显疲惫。其实更令他忐忑的是离开南京之后，当日鼓楼发生了疫情，离他的住处很近，一路上他都在担心。在动车站做完核酸检测之后，在上车前景先生和我抽了根烟，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不安的消息告诉了我。

事先在白溪街买了菜，夜宿雁荡山，烧了几个简单的菜，不算丰盛，只是略尽地主之谊。景先生博闻，且健谈。更多的时候，是景先生和周渔隐在对话，我权当旁听者，我喜欢这样的夜谈。当晚，景先生接到当地防疫办的电话。他接完电话，说好

悬啊，幸好及时离开南京，否则这次的出行计划又泡汤了。随后又担心起家里的妻子如何独自应对，可见伉俪情深。

第二天，我们约好去天台山看石梁飞瀑。近年来，天台当地在大力推广“唐诗之路”，开发旅游资源。景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唐宋文学，这次天台山之旅，想来是值得的。

在国清寺景区门口的街上吃完午饭，随后我们进入景区。天台山并不高，但山势绵延，古木参天。夏日的浓荫遮蔽了天光，溪流显得绵长而清幽，使人的心境也变得潮润。进入国清寺的山门，恍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通往佛殿，通往未知的丛林。

他们已先行，我则独自在寺内流连。我所看到的景象，其实与往日并无二致，但此刻的心绪又回到从前。当年，我曾多次随家人来过寺院，也曾陪四川拉则寺的柔秋仁波切来过，还和一群作家朋友来过。众生礼佛，皆出自内心的善意和虔诚。

在大殿一侧的回廊，我和景先生参观了三圣殿，此处供奉的是丰干、寒山、拾得三位圣者。在唐代，寒山、拾得便是有名的诗僧。当年，在国清寺出家的丰干禅师在去赤城山的道上捡了个孤儿，取名拾得，长大后他在斋堂做事。有一天，拾得兀自登上殿堂，与佛像对坐而食，呵呵大笑，犯了清规，被罚在厨房打杂。寒山幽居寒岩，行状怪异，诗句总能信口拈来。他常来国清寺与拾得交往，讥刺世事，吟诗作对。在清代，寒山和拾得被称为“和合二仙”。寒山手持荷花意为“和”，拾得手持圆盒意为“合”，“和合”二字，喻示着男女相爱，和谐美好。景先生对此很感兴趣，对我说，你拍的照片到时候发给我，我就不拍了。

在罗汉殿后有一方庭院，生长着许多植物。荷花已经凋落，墨绿的荷叶亭亭，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之下。景先生与周渔隐聊起了诗，他说万物皆有佛性，佛教说生命是平等的，诗人总有万物有灵的想法。西方有些诗人对老子、庄子等人感兴趣，因为他们觉得新鲜。卡夫卡读过庄子，也读过袁枚的诗。写作是为自己而写，为读者而写就是媚俗的。他们在漫谈，我边听边拍荷花。一名僧人在庭院里洒扫，发出的沙沙声如呓语。廊下的过堂风吃过，蝉声细雨般飘落。

在来天台山的路上，我约了闲云、孙明辉二位当地的作家，说是陪景先生一起去国清寺，闲云兄说知道景先生的大名，读过他的书。果然，闲云兄赶到了。闲云是天台中学的老师，比景先生年纪略小，对天台山的文化颇

有研究。闲暇时，他结集出版过《摩崖无语》

天台摩崖石刻散记》等文化散文，最近在写天台古村落。人是有气息的，一如他的笔名，如闲云野鹤，我与他仅一面之缘，却颇有好感。闲云兄很热情，说时间不早了，去石梁有点远，不如就近去真觉讲寺和高明寺，客随主便，有闲云兄这位地主陪同倒也省心。

我们去罗汉堂转了转，又去了放生池园，这里的一亭一碑都有出处。清心亭前的石碑刻有“鱼乐园”三个大字，据说是明代董其昌手迹。也许是由于日子特殊，这里也正在做一场法事。在放生池前，有个供奉的香案，女居士们鱼贯着念念有词，这样的仪式感增添了几许庄严。我们沿着池边的小径漫步，在乾隆御碑前听闲云介绍由来，历经风雨的漫漶，石碑透着时光的斑驳。我们仰头辨认着石碑上模糊的字迹，指间触摸着两侧石雕上精美的图案，听着落叶一声声悠长的叹息。

山道盘旋，若是在古代，去真觉讲寺的道路一定艰难曲折。在林荫间我们拾级而上，抵达佛陇岗。据说当年，智者大师居金陵瓦官寺，梦见了一处幽静的所在。在这一年秋日，他来到了天台山，走在通往金地岭的山道上，山风习习，他意识到这里的景色与梦境别无二致。于是，在佛陇岗上，智者大师修筑了草庵，十年之后结出了佛教天台宗这枚佛果。我们走在佛陇岗的青石和荒草间，走在竹林掩映的小径上，朝着真觉讲寺缓慢前行。

因地处偏远山岭，这里有别于其他寺院，除了香客和居士，一般很少有游客到访。沿着石墙通往山门，竹影摇曳，鸟鸣啁啾，十分清幽。我喜欢这样古旧的院落，光影投射在黄色的山墙，落在桂花树旁，落在水缸里，落在荷叶上，晃动着，那样的明快与寂然。我们在智者塔院瞻仰、参拜，观摩着天台宗历代大师的画像，这一方圣殿其实就是人内心的净土。闲云兄闲暇时常来，跟这里的僧人和居士相熟，因此便显得随意。我们在厢房内闲坐着，静品着一位年轻女居士泡的天台茶，云雾和甘泉滋养着这里的草木，也滋养着我们的身心。

在尘世间，人的心灵是自由的，也需要安顿，在山水间，与气息相投的人在一起，会产生亲近感。比如在高明寺，闲云领我们去幽溪边闲走，去访圆通洞，去观摩崖石刻。这里风景秀绝，空谷里弥漫着幽兰的气息。景先生博闻强记，饱读诗书。闲云兄为人散淡，闲语不多，却对这里的风物了如指掌。人的知识和涵养如同这条静静流淌的幽溪，溪间杂花生树，涌动的溪流潺潺不息。



遇见火龙果

江文辉/文

立秋“啃秋”，是老家不知传承了多少年的民间习俗。酷暑难耐，大汗淋漓，啃一瓣西瓜，清凉解渴，好不滋味。在选择西瓜的同时，我又让火龙果成为了家中“啃秋”的另一位主角。

火龙果，作为舶来水果，其以独有的外形与特有的甜汁迅速站稳市场。它选择在每年夏秋之际悄悄地上市，又悄悄地退市，与夏日一般，来时不打招呼，又与秋日雷同，去时亦不打招呼，惹得人们前脚刚尝了一口鲜，后脚却无处找寻，一番凉心意稍纵即逝。

还记得五六年前的立秋日，我带着大女儿走在水果街。那时，大女儿刚从外省归来不久。打小在外公外婆身边的她，不知吃了多少的火龙果，早就馋上了“啃秋”这一口。爸爸！给我买几个呗！看着眼前的火龙果，女儿快速作出撒娇的反应，一下子把我拉到了摊位前。故不过女儿的“唇枪舌剑”，我选择掏腰包。此后，但凡立秋日，火龙果成了家里的必备品。一开始，孩子们欢欣雀跃地吃，到后来全家人跟着吃。

尤其是放在冰箱里冰镇过的火龙果，一拿出来，整个果身在高温环境下，瞬间冒出一股股水蒸气，白如银练，煞是好看。而我那牙牙学语的小女儿，在第一次遇到这个场景时，不禁喊起来：烫！烫！烫！真叫在场者乐得心凉一半截。

与这个场景相比，我倒更喜欢结识火龙果的生命周期。那时，我无意间到梁君的种植园里去采访，偶然间听他说他有在种植火龙果。

平生没有看过火龙果生长场景的我，不禁好奇起来。这一次遇见火龙果，它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。梁君说：火龙果给人带来美的外观及妙的口感之时，是经历过一次次爱的淬炼的。

起初，我对此并不了解。但在随后几年的接触过程中，我逐渐发现了火龙果成长的秘密：火龙果树喜欢在黎明或深夜时偷偷绽放果花，让花蕊尽情地吸收天地之精华。一遇到日头出来，天热起来的时候，它就马上收拢果花，以确保营养不外泄、不流失。如此反复，果花渐渐成果实，并逐渐蔓延果皮片，使之在日间继续吸收天地之精华，静待随之而来的膨大期、灌浆期，及至果熟蒂落。

而与果花、果实相比，火龙果树长得却是非常不起眼。它形似仙人掌，碰也碰不得，奇形怪状间，与树影婆娑般恍若夜中幽灵，令人不禁胆寒。但这，却是它母亲般沧桑形象的独一份见证，从掌花处结果花到果实，始终站在日晒雨淋中，扮演着哺乳的角色，及至功德圆满、烂叶枯身，静待来年，春日复苏。

这，不是大自然的奥妙之处？凡有人在的地方，就有爱的付出，为人父母如是，为人亲朋亦如是。而火龙果树竟然也有与人一样的通灵。为了果实，不惜把最精华的“母乳”营养给献了出去，把最艰难的风吹雨打给扛了过来。

我每年都会忍着痛轻轻地摸摸火龙果树，寻味天下父母心；又每次站在其面前静心品尝着刚摘下的火龙果，感慨多汁美味红瓤肉。

尤其是今年，我对火龙果全生命周期的蜕变感触尤深。就在火龙果膨大期、灌浆期时，它与其母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。天气异常的热，热得脚下的土都裂了缝，不少火龙果树因此渴死。

然而，奇怪的一幕发生了。梁君说：尽管如此，火龙果竟然还能吸收到树身最后的营养，依然结出了硕果。我慕名而至，定睛细看，忧伤之情油然而生。

似是为了报答，火龙果坚持下来了，个个通红，沉坠着树身弯了腰。而那树身，本该还没到烂叶枯身季，却满是黄衣、裂纹附体，着实令人心疼。我知道，这是母树用尽生命最后的气息给予的呵护，只希望果实能熬到立秋日，不忘“啃秋”必备品的身份。

我轻轻地触碰火龙果。它掉了，掉在我的手中，掉时不打招呼。忽然间，我想，这难道是母树与果实一生的宿命！确是的话，那这该有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具有生命意义。

大女儿今年长得特别快，不知不觉间就有我肩膀这么高了；二女儿今年话讲得特别溜，没感觉间就能问十万个为什么了。我今年却特别的不是滋味，拿出一个个火龙果，交代孩子们说：请尊重它，更尊重它背后的妈妈！因为这是“妈妈”牌火龙果，是浪费不得的！

台风过处有温情

龚倩/文

轩岚诺刚走，梅花就来了，孩子投递到学校再次失败。校门口，一位家长调侃。

是呀，读两天，放三天；读一天，放一天半。暑假热得要死时台风不来，现在开学了，三天两头来一个，神兽都送不出来了。另一位家长附和着，脸上却并没有怨气。

啦啦啦，放假啦，不用住校啦。一名学生冒雨兴奋地跑出了校门。

懂事的台风。又一名学生高喊着跑出来了。

一个优秀的台风，是绝对不会占用节假日的。一群学生嬉笑着说。

临海而居，台风难免，大家越来越乐观地接受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。台风来临，可能山呼海啸，树倒房漏。然而，伴随着台风而来的无限温情总让人感动。

第一次关注台风是参加工作那年，我从内地来到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。温妮超强台风让温岭成为了一片水城，我背着行李去学校报到，学校一片狼藉，围墙倒塌，宿舍积水，操场杂草和漂浮物交杂。校长说，你先去挑个房间吧，早点安顿下来。其实不用挑，每个房间都差不多，台风已将瓦片掀飞，室内可仰望天空。校长看出我的尴尬，说：过两天我找师傅修修，放心，这几天不下雨。我笑了，校长是个实在的领导。我说：校长，没事。校长也笑了。尔后，我们渐渐亦师亦友。

几年后，云娜台风在石塘登陆。那时，我的孩子还小，一家人无法出门，基本生活品也没准备，好在同事邻里帮忙，渡过难关。

2013年，南玛都超强台风登陆福建，温岭强雨不歇。轰隆巨响，一处山体滑下瞬间推倒我家后排的几间屋子。我家房屋无恙，但不得不连夜冒了雨落荒转移。同事知情热心安排，往事历历。台风过后，政府部门加固了山体，清理了废墟，又在废墟上建成了公园。社区有时在此搭台唱戏，我们透过后窗就可观演，条件得天独厚。

此后，每当台风来临，我们倚近山脚那一块的居民便被通知转移安置。我也正借了这个机会，每次都去单位抗台，为安置在我们单位的百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

2019年，利奇马台风在城南登陆，风力达十六级。那天，我和两个同事住在单位抗台，晚上，狂风暴雨，停电，我们丝毫不敢放松。单位的一棵百年大樟被风雨摧断了半边枝干，很多窗户发出欲裂碎的颤栗声。我们三个人，借助微弱的手电筒光巡视、汇报。一位同事的家人打来电话：我躺在床上，卧室的窗户突然倒下来，砸在我身上。现在雨下到房间里了，风又大，一塌糊涂了。

人有没有事？同事紧张地问。

人没事。

人没事就好。东西没办法了，先不要管它，你把房门关好，换个房间休息。我们都为他的家人担心。

一会儿，我的手机也响起，是妻子打来

的：单元楼上面的排水管倒下来了，砸在我们窗玻璃上，风很大，水管在晃，不断敲击我们的窗玻璃，可能要敲碎了。家里靠窗有电源，怎么办？

妻子很着急，我也着急。我现在不能回来，你看看能不能将水管用绳子固定一下，别让它晃。

不行，没地方固定。

能用力拉下来吗？

拉过了，拉不动。在窗户外面，这是四楼，我不敢站外面去。一开窗，风雨直冲进来。妻子说。

稍等，我打楼上邻居的电话。让楼上帮忙。无奈，楼上的邻居也在单位抗台。我只好打物业电话了，物业工作人员早已忙得团团转。最终物业人员费了很大的劲，外挂一个钉子，固定住水管。只是，我们家的窗户装饰板也被踩断了。利奇马走了，水管后来也处理好了，然而，每次看到断裂着不能触碰的窗户装饰板，就想起那个台风肆虐而人情温暖的夜晚。

今年，轩岚诺来了，我们很淡定。

梅花要登陆，我们很坦然，因为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战斗。临海而居，台风常顾。每次台风前那些护送弱者的忙碌身影，台风中那些坚守阵地守卫生命财产和传达信息的逆行者，以及台风过去那些灾后清理和建设的劳动者，总带给我们无数的温情与感动。